

荣氏兄弟

香港今昔谈是日此布刻于谓最善凡夫

荣氏兄弟之於眼熱刺口或如蘇秦之

不子今當欲用其事陳中仲元日刻印廣世

言宜嘆、衣則雖在反則雖長吁所以林穿

飯視于屬寶晚切勿有難而陳新水之服有

佳事之國非特達之骨則及主失實成國復

元科書而意實無門是就或而後達相進到此時

而致者一校此書一類之類一類之類一不可得

難欲整平刻之於毛頭項之工作故舊之新

飲而不肯得安道論其化之寒賢諸女書刻

明唐書張少事陳達不知縣現在於編工

要人本各一自法人洋行事發得不

人通王事官方字法子人可

難人任、事、海、金、福、

清教書局為其安立刻印今文記

事書局有林金僅此一席地心必滿意

廣通書院公一思書字刻衣不道程重不

同不

陳

陳

等富

勤法

費

費

費

費

費

荣氏兄弟

一代大实业家创业风云录

杨旭 著

海天出版社



荣氏兄弟

——一代大实业家创业风云录

杨旭著

海天出版社
中国·深圳

粤新登字 10 号

责任编辑 宋城 李青

装帧设计 陈士修

荣 氏 兄 弟
——一代大实业家创业风云录

海天出版社出版

(中国·深圳)

海天出版社发行 河北华兴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10 字数20 万

1993 年 9 月第1 版1993 年 9 月第1 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0 册

ISBN 7-80542-843-3 /I.196

定价:8.60 元

前 言

荣宗敬与荣德生，江苏无锡开源乡荣巷人，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。荣德生是荣毅仁副主席的父亲，生于1875年（清光绪元年）；荣宗敬是荣毅仁的伯父，生于1873年（清同治九年）。兄弟俩十三、四岁到上海当学徒，历尽艰辛，勇于开拓，数十年后终于成为本世纪二、三十年代中国的“面粉大王”和“棉纱大王”。正如彭真同志所说：“荣氏兄弟对于发展我国民族工业的贡献，历史将会大书特书的。”

这一对亲兄弟思想、观念、性格、脾气差异之大，在古今中外很难找到第二个实例。哥哥是上海滩上的鹰隼，中国实业界的雄狮，他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冒险精神，身处惊涛骇浪之中而一往无前，渴望发财致富，做梦也想着攫取实业界的王位。弟弟是无锡乡间的土佬儿，对繁华竞逐的大上海终生难以适应；据说他四岁还不会说话，长成后还被人称作“二木头”；他做事谨慎，从不冒险，乘坐木船也觉得不稳当，两脚踏在平地才感到心中踏实。兄弟俩简直找不出共同之处，然而在事业上却心心相通，一生相亲相爱，甘苦与共。这种现象，给研究遗传学的专家们出了一道大难题。

荣氏兄弟发轫在无锡，登峰于上海。一个气魄宏大，勇于开拓；一个外讷内慧，精于设计。兄弟俩缺其一就是不完整的，合在一起却造成了中国最伟大的一对实业家。

本书并非传记，更不是小说，而是若干篇独立成篇又互有关联的报告文学。笔者的初衷，是想从人物的思想、性格，创业的艰难、曲折，企业的经营、管理以及理财、用人等各个方面，对荣氏兄弟的业绩作尽可能翔实的描述。希望这部已经属于历史的报告，对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，对在市场经济海洋中的弄潮儿们，会引起兴趣并有所助益。

目 录

前言

(一)乡巴佬闯进大上海.....	1
(二)荣宗敬与王禹卿	15
(三)有限公司与无限公司	30
(四)兵船,兵船!	53
(五)荣德生与薛明剑	73
(六)没有乐园的冒险家	93
(七)懒猫、馋猫、捕鼠猫.....	108
(八)蒋介石通缉荣宗敬.....	123
(九)交易所沉浮.....	139
(十)伟大的实验.....	161
(十一)王位之路.....	184
(十二)第四次危机.....	215
(十三)大劫难.....	234
(十四)匪绑、军绑、官绑.....	256
后记.....	275

一 乡巴佬闯进大上海

(一)

上海，南市，鸿升码头。广生钱庄的阁楼上，荣家兄弟正对坐洋油灯下，进行着有生以来第一次严肃的对话。

荣德生刚从广东经香港回到上海，南国的骄阳把他晒黑了，也瘦了点。他双手插在棉袍的袖筒里，端坐着，像一段枯木。

“宗敬，上海钱庄多如牛毛，你我人微本小，很难图发展。”荣德生谨慎地说。

“开店容易守店难。你又心活了！是想学医，还是想做官？”

德生已习惯了宗敬的训斥，父亲故世了，长兄代父嘛！他坐着不吭声。哥哥的责备，部分也是实情，德生在钱庄做了四年学徒，对这一行业似乎从未发生过兴趣。他侍奉父亲去看病，看到名医阶下门庭若市，气派阔大，就产生了学医的念头，还确实对《本草纲目》、《医宗金鉴》之类下过一阵功夫。他随朱世丈在广东抽税局管帐，看到总办一年明暗收入不下四万两，又羡慕做官了，还花钱捐了个州判，以后又加捐布政使经历上品衔。官是挂名官，医也没学成。这些都已经过去的事了。

“二木头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”

“办实业——开面粉厂。”

“匪夷所思！”荣宗敬不悦地说。

“民以食为天。机制面粉质细色白，必定会代替土粉。”荣德生坚持说。他忘不了在香港码头上看到的炫目景象：轮船上装的是面粉，工人扛的是面粉，沙滩上一片雪白，面粉把卵石沙子都染白了，那面粉是从英国美国运来的。“外国人以‘洋人食用’为借口，朝廷对面粉是不抽税的。开粉厂有利可图。”

这几点很难驳诘。但荣宗敬兢兢业业经营着广生钱庄，他的心思还没有转到实业上来。

“在上海办实业，是容易的吗？”

“可以在无锡办，无锡靠近产麦区。”

“资金呢？你有钱吗？”

这确实是个大难题。荣德生没有钱，在广东一年虽有点积蓄，可太少啦！兄弟俩对视着，僵住了。

这对兄弟在长相上也有点特别，脸型的上半部十分相似，都有宽阔的前额，浓眉，大眼，直挺的鼻子。再往下，就大相径庭了：荣宗敬的下巴颏长而凸起，是轮廓清晰的长方脸，突出了他那坚强外向的性格；荣德生在鼻子以下却过早地以柔和的线条收拢了，成了“国”字脸，一望而知是个和气生财的好好先生。

“朱世丈已倦于仕途，也有投资实业的兴趣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荣宗敬认真起来了。

朱世丈名叫朱仲甫，他是荣家兄弟的姑丈，也是父亲荣熙泰的老友。出身太仓富室，家居苏州，24岁捐了个候补道台，候差十数年未得实缺。后来，因荣巷有位长者荣俊业在粤督张之洞幕下当掌印官，向总督举荐了他，才当上了广东厘金局总办。厘金局税额是认包的，不仅是肥缺，用人行政也可自由支配，困窘中的荣熙泰就到朱仲甫手下帮理帐务。荣熙泰去世后，朱仲甫感念老友，对荣家兄弟特别关照，多次函邀德生去做他的帮手，德生才二次赴粤，在三河口厘金局当了总帐。德生熟悉业务，忠厚稳重，工作得心应手，上下人事也甚融和。可是，这一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、北京，全国形势紧张，老母多次催归，德生就决定辞职还乡。朱仲甫没有挽留，还向德生表示，他也不想恋栈官场了，朝廷将行新政，经商办实业是今后的正途，正可一试。不久，朱仲甫果然辞去官职，回苏州太平巷定居下来了。

荣宗敬心里清楚，朱仲甫身居肥缺多年，官囊颇丰，关系也很

多。如有朱世丈参与进来，与他们兄弟一起投资实业，那情形就大不同了。

“朱世丈能出资多少呢？”

“还没有说到这地步。与朱世丈商议，总得先表明你我兄弟的决心。宗敬，广生钱庄能抽出多少资金呢？”

荣宗敬双眉紧蹙，没有直接回答。他经营了六年的广生钱庄，眼下正处境艰难哩！

(二)

荣宗敬7岁进私塾，13岁奉父命到了上海，先在南市铁锚厂当学徒，不久转入永安街源豫钱庄。不到十四岁就跻身上海金融界，也算颇有光彩的经历呢。做学徒，要拜师立契，一般是三到五年，上海钱庄业是四年。这期间，老板管一日三餐，还给一点洗澡理发钱，学徒则必须起早晚睡，上下排门，端茶盛饭，打扫卫生，还要倒先生们的夜壶，洗小东家的尿布……总之什么活都得做，实际是半个奴隶。荣宗敬刻苦勤奋，在做完种种杂事后，还要在灯下练习珠算、记帐、存款放款、贴现汇兑。大上海好无情，它不欢迎十几岁的乡巴佬，用一场伤寒病把他逐回了无锡。

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这场大病严重影响了荣宗敬的发育，使他成了个大脑门的矮个子。可他的生命力同意志力一样顽强，半年后，荣宗敬带着瘦弱的身躯，拖着稀疏的发辮，又回到了上海。荣宗敬不甘心离开上海，而且把弟弟也带来了，由他引荐，德生进通顺钱庄当了学徒。

1891年，荣宗敬学徒期满，转到森泰蓉钱庄做跑街。跑街跑街，顾名思义是要到处跑的，荣宗敬专管无锡、江阴、宜兴等地的收解款业务，跑的范围就更大了。跑呵跑，整整跑了三年，码头跑熟了，金融市场的资金调拨和运行规则也清楚了，森泰蓉钱庄却倒闭

了。不是帐房和跑街们无能，是老板经营乏术。荣宗敬初入人世，就从森泰蓉的倒闭中懂得了什么是市场，什么叫经营，什么叫竞争，受益不浅。可是，严酷的事实却是大上海又一次向荣宗敬下了逐客令，他失业了，只得背着铺盖回无锡荣巷。那年荣宗敬 21 岁。

荣德生却从不眷恋上海。1893 年满师后，他就随父亲去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做帮帐，办理进出口税务。次年，荣熙泰生了场病，德生侍奉父亲回到了无锡。荣宗敬还是要去上海，这决心在一生中从未动摇过。十里洋场正在形成，那遍地黄金处处陷阱的新世界对他的诱惑力太强啦！

荣熙泰病体稍安，就领着宗敬再去上海，想为他找一份工作。求职不易，朋友们劝他说，与其让孩子们寄人篱下，不如自己办个钱庄吧。荣熙泰一想，也是。上海是个港口城市，进出口贸易兴隆，新建的工商企业很多，汇兑业务繁忙；两个儿子都是银钱业出身，办钱庄轻车熟路。他把多年省吃俭用积下的 1500 元拿出来，又找几个朋友合伙凑足 3000 元，开设了广生钱庄，由宗敬任经理，德生管正帐。荣家兄弟就从钱庄业起步，开始艰难的创业了。

广生开办不到半年，荣熙泰就病故了。弥留之际，老人拉着他们兄弟的手说：“既已开设钱庄，即应内外同做，兄弟一心，力图发展。”他还引同乡老友周舜卿、祝兰舫、唐晋珍、杨珍珊等人经商成功为例，谆谆勉励儿子要勤于业，信于人，在稳重中图发达。老人唯独没有提到当时在上海财势最显赫的荣瑞馨，显然并不是偶然的疏忽。

荣熙泰的死，对荣家兄弟生活上和事业上都是极大的打击，从此他们就必须靠自己闯世界，连一个可作依靠的人也没有了。他们谨遵父命，开支节俭，办事尽心，但终因人微本小，信用不足，一年辛苦下来，结帐时几乎没有盈余。宗敬认为头一年不赔钱，就是好的开端，他信心十足，说只要坚持办下去必定会有好转。德生却应朱仲甫之召，去广东做税吏了，这一次是继承父亲的遗缺，做三水

河口厘金局总帐。

德生走后，宗敬经营的钱庄业务确有好转，眼看广生已立住脚，却发生了一件要命的事：三位合伙人因连年无利，联合起来要求退股。荣宗敬将1500元如数退还，只提了一个要求：拆伙退股的事不要张扬出去。客户若失去信心，钱庄就只剩下上排门这件事可做了。广生的资本更小，调度也更困难了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德生却提出要办实业，他到哪里去筹措这笔数目不大不小的钱呢？

(三)

荣德生在广东一年，最大的收获是沐浴了南国的新思想新风气。外国侵略者的炮舰带着商船，首先在广东打开了中国的门户，获得了市场。勤奋好学的荣德生一有空暇就逛市场，跑书店，介绍西方社会经济发达的《实业杂志》、《美国十大富豪传》等书刊，成了他案头手边片刻不离的精神食粮；他看到洋人经营的制糖厂、食品厂、火柴厂、电灯厂以及采矿企业等，都办得很兴旺，心里就十分羡慕。荣德生开始意识到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钱庄更能赚钱的实业，美国的钢铁大王卡内基、火药大王杜邦、石油大亨梅隆，不都是靠办实业发财、使国家强盛的吗？

荣德生拙于辞令，不善交际，做事却有一股执著的韧劲。要办面粉厂，他没有经验，不懂技术，当然缺乏资金。但他能各方奔走，虚心请教。当时，全国只有四家粉厂：天津贻来牟，芜湖益新，上海的阜丰和增裕。两家是中国人办的，两家是外商开的。他通过熟人关系，由近及远，逐家前往参观。他希望不是走走看看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学习和考察，但各厂全都实行技术封锁。荣德生曾记其经过：“请对邻米行经理袁葆生写介绍信，至增裕参观。余持信至厂，四周看过，皆在楼下，上楼轧粉间，不许看，洋人关照，至此而止。想至阜丰，闻从不允参观。访问天津、芜湖，均不知详细。”到瑞生洋行打听

价格，美制钢磨要十余万元；英机与法国石磨合用，300包起码，二万元。洋行见有生意可做，倒很热心：“本行大小定货皆做，如确有意，请来定购可也。”

心中有数了，荣德生立即去苏州见朱仲甫。那天朱仲甫兴致蛮好，见面就问：

“德生，哪天来苏州的？”

“昨天从上海来。”

“办粉厂事调查过了？”

德生如实报告了经过，朱仲甫盘算了一下，说：“购美机钢磨，我们财力不够，招股也不易。用法制石磨吧！集资3万元，我认一半，另一半你们兄弟或自出，或招股，都可以。呈请立案由我来办，宗敬在上海定机，你去无锡购地。如何？”

德生想不到朱仲甫这一关竟能如此顺利，他一面函告兄长，并立即赶回无锡。宗敬很快就来信了，同意办粉厂，但兄弟两只能各入一股，即6000元，其余三股9000元，要在无锡或上海另招。广生的资金有限，宗敬从钱庄拿出6000元，是透支了客户存款的，具有相当大的风险。德生看定了无锡西门外太保墩的17亩地皮，紧靠河道，交通方便，价钱也便宜，高地每亩100元，低地才60元，12月1日立契完毕。荣宗敬定机的事也办妥了，引擎60匹马力，法国石磨四部，麦筛三道，粉筛二道，共23000元。朱仲甫有个老同寅吴硕卿在江苏省商务局任局长，经他禀明督抚，立案手续也很快办妥了，还获得了十年专利。厂房是委托洋行设计的，由五金巨头周舜卿推荐的工程队承建。

一切顺利，困难的仍然是资金。外股9000元，原以为不难招足的，荣德生四处奔走却招不到股东。上海的无锡帮买办富豪们，热衷的是做地产、典当和钱庄行业，他们还没有实业思想，没有人肯投资办粉厂；无锡城里的缙绅们，头脑中充满了重士轻商观念，不相信办粉厂能赚钱。荣德生处处碰壁，还备受奚落，名门望族的阅

阔子弟瞧不起他这乡巴佬，不把他赶出大门已经算是客气的了。

购地定机 21000 元都已派了用场。建造厂房没有钱了，办麦的经费也没有着落。这时，荣德生才发现自己已跌落在深不可测的陷阱里，进行下去苦无资金，如中途停办，父亲创办的钱庄必定赔光，且又怎么向朱姑丈交待？荣德生是个要面子的人，进退两难之中，曾想到不如一死了之，甚至连红头火柴也准备下了。一钱难死英雄汉，何况是缺 9000 元呢！

转机出现得十分突然。有个瞎子族兄荣秉之，一早摸到荣德生家中，说道：“听说老弟要开设面粉厂，将来必定兴旺。”他听德生诉说过情况，当即决定搭一股 3000 元。说来这位族兄还曾是德生的冤家。1896 年，父亲荣熙泰曾同荣秉之合股开设鼎昌茧行，亏了本，由德生垫付过一笔款子，是荣秉之担保的。鼎昌仍然亏蚀，垫款到期荣秉之本不肯清还。交涉数月，仍然没有解决，荣德生就邀集族长及各位长辈公评，这在当地叫“吃讲茶”，是对簿“私堂”。德生据理力争，驳之再三，荣秉之才答应照付。荣秉之眼睛看不见，心里却很明白，他对德生说：“老弟今天是上风官司，但我不会记仇。族中已出人才，吾族是必大兴，我输得乐意。弟年富力强，常来谈谈，有可兴之事，仍当合办。”四年后，荣秉之兑现了诺言，其实他对面粉厂的前途并不清楚，3000 元是投荣德生的信任票。这件事使荣德生大为感动也大受鼓舞。

接着，又在无锡蓉湖楼米市上遇到一位怪人朱大兴。朱大兴原是米行小开，是个攒破镢子的角色，几年内把一份家业蚀得精光，是悬梁自尽时被家人抱下来的。不久南方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，朱大兴敢于走险，人家不干他来干，承办了漕粮运输，在无本生意中发了笔横财。他主动找荣德生攀谈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德生老弟，听说你办粉厂遇到了麻烦，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”德生叹口气说：“小弟人微言轻，腿都跑断了，嘴也说烂了，有谁肯理会呢？”朱大兴打断德生的话，说：“错了！愿理会者就在眼前。鄙人往返京沪，知潮

流，有眼力，开粉厂必有发展，别人不敢做的事我敢做，别人不入股我入股！”

朱大兴说到做到，他加入一股 3000 元，还拉来一位吃米行饭的老人伍永茂加入一股。德生不禁想起兄长常说的一句话：“船到桥头自然直。”荣秉之和朱大兴是他的救命王菩萨，荣德生紧锁的浓眉舒解了。

(四)

粉厂定于二月初八破土。厂名保兴——是保证兴旺的意思，由朱仲甫任总经理，荣德生任经理主其事，荣宗敬在上海任批发经理。可是，保兴并没有保证兴旺，一连串的折腾随着破土就开始了！

正月末，地保潘阿昌来找荣德生，问道：“荣先生，你有没有到图董先生处说过办厂的事？”荣德生因诸事繁杂，疏忽了。他也弄不懂：办厂已有两江总督衙门的批文，一个小小图董敢作梗吗？德生还是表示，稍有时间一定去拜访图董先生。可是，已经迟啦！

不数日，县衙就来了谕单，无锡绅士联名具告保兴粉厂“擅将公田民地围入界内”，而且在古城边竖立烟囱，必将“破坏风水，有伤文风”。知县的谕令责成粉厂饬地迁移。谕单一出，无锡城里道路以告，纷纷传说建粉厂触怒了乡绅，是办不成了；股东们也来询问，有的人已有犹豫退缩之意。

荣德生一面叫来地保和区书看册、查对，确认并无围入公地之事。一面急禀朱仲甫，朱仲甫立即派公子朱和卿到无锡，面商策划。朱和卿是在官场历练过的人，他看过谕单和禀底后，认为显然是地方士绅有意作梗，有些人可能想敲点竹杠，另一些人则是顽固不化反对兴办实业。县令既出谕单，就已站到士绅一边，失去公正。他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是洋务派干员，向来提倡实业，官司不打则已，要闹就将详情直接申报商务局转呈督抚！

不数日，督批已到无锡，谓“士为四民之尊，立论尤当持平。烟卤既隔城垣，何谓文风有碍？该商将公田、民地围入界内，是否属实？由地方官查明，秉公办理。”督批对保兴有利，所谓“将公田、民地围入界内”，一经查勘，就改词为“公地在附近则有之，恐不在内”。可是，士绅们不甘罢休，又有数十人具名再呈，这一次就集中在“烟囱树起，破坏风水”一节了。知县孙襄臣是天津人，举人出身，四书五经读了不少，却胆小怕事，没有主见。他看到具名人数不少，且都是地方上有身份的人，他们代表着“乡愿”，小小七品知县是得罪不起的。督批当然不敢违拗，但只是“半批”，没有认定性质，也并未指示处置办法，孙知县一面把“查明”的“详情”呈报上司，同时再出谕单，仍坚持粉厂迁移。

这时，粉厂的设备已陆续运到无锡，荣宗敬也跟着来了。大先生第一次显示了办实业敢作敢为的气魄：他决定一面将实情再呈督抚，一面赶紧建筑，抢时间争速度造成既成事实！地方绅士反对依然，六月十六日孙知县到现场查勘，看到公事房和厂房已经建成，知道荣氏不理睬谕令，急忙再写报告上详；七月常州府到场查实，粉厂已在安装机器，也写报告上详督抚……

是年四月，荣德生家有件大喜事，头生儿子呱呱落地了。荣氏兄弟两房已养了四个千金，德生的二女儿觉仙出生时，“母亲已望孙，见是女颇不悦”，全家都在盼星盼月想要男子汉，而今如愿以偿，岂不是天大的喜事！荣德生给大儿子取名清和。谁知这孩子命不好，刚生下来母亲就产后染病，“至七月险极，幸用参苏饮转机，遂病愈。”妻子的病体才见轻，“清和又病，至九月觴。”这孩子出世后才活了五个月！

入夏江南大水，粉厂建筑工地河水漫漫，荣德生与工人一道在工地忙碌，同工人一样吃每天 85 文的伙食，随时指挥采取各种应急措施。外有诉讼，上遇天灾，内则亲人病觴，搅得 26 岁的荣德生身心交瘁。打官司关系到工厂的前途，他绝不敢掉以轻心；建厂事

关成败，也不能有丝毫懈怠。对大儿子的早夭，荣德生自认是有照顾不周的责任的，数十年后写《乐农自述行年纪事》时，内心仍隐隐作痛，深感歉疚。西方有位研究拿破仑的学者曾说：“任何巨大成功的背后，都隐藏着痛苦的努力。”要成为伟大的实业家，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呵！

风水官司没完没了，先后七次督批，无锡的绅士们还是不肯罢休。其实，荣德生是相信风水的，对堪輿学还颇有研究。荣宗敬选厂址造房子只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活便利，荣德生却十分注重风水，这也是兄弟俩思想观念的不同之处。选定西门外太堡墩这块宝地，荣德生多次踏勘，还请来风水先生“会诊”，都说此地风水大佳。可是，你说大佳，人家说不佳，风水好坏是没有客观标准的，这就是中国玄学的神秘之处。清末，李鸿章曾多次上疏，建议修筑从卢沟桥通往汉口方向的铁路，他上一道奏章论铁路十大利，就有一批大臣上十道奏章论铁路之十大害，说来说去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先人白骨露野、沿路阻塞风水，而最厉害的一招则是修铁路将“切断龙脉”！李鸿章以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、武英殿大学士之尊，入则为相，出则为封疆大吏，遇到风水也只能知难而退了。

历史毕竟在向前走，朝廷对铁路已不以为怪，一批主张新政的官员对工商实业已持赞成态度了，刘坤一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在第八次督批中，刘坤一不再用含糊的“半批”了：“知县办理无方，先行摘顶，以观后效。具呈阻挠人，查取职名，听候详参。着刻日详复！”孙襄臣丢了顶戴，才感到事态严重了，急惶惶去劝说绅士们，万万不可再递呈文，江督严饬下来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，没准还关系到身家性命哩！

孙知县不便自己出面，挽出一位姓温的中间派绅士，约荣德生面谈。

“二先生，依你看，这桩案子如何结束好呢？”

荣德生说：“我是一个商人，本来就不想打官司。朱世丈也是个

平和的人，绝不想与地方人士争意气。诉讼迁延日久，责任并不在我呀！”

温绅士说：“既如此，何不和解呢？”

“只要工厂不迁移，其余都可商量。”

“此意甚好。我提三点办法：一、厂中不可将驳岸伸出河中；二、煤灰不可抛入水中；三、不许高放回声。余无别情，二先生以为何如？”

荣德生痛快地说：“这几条，还都合乎情理。待我告明总经理，即日就可实行。”

于是化干戈为玉帛，工厂和绅士双方具呈了案。这次诉讼从二月至十一月，历时10个月，荣家用去往来车船费及其他开销800元，总算获得胜诉。据说，绅士们共破费8000元，分摊在各人头上，有些穷士是卖了当票才了结的，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啦！

（五）

20余年后，中国实业家荣宗敬的名字已进入日本教科书。1938年荣宗敬病逝香港，家属依宗公遗言，将遗体运回无锡。经过日军关卡时，要开棺检查，荣家不允，正在争执，日军指挥官闻知灵柩中是荣宗敬先生遗体，立即下令全体集合，鸣枪致哀！

60余年后，台湾出版的《民国人物小传》，收党、政、军、财、文共1012人。只有荣宗敬，没有荣德生。殊不知荣氏兄弟是一个整体，而对实业的策划，初期的创业，更多得力于荣德生。第一家面粉厂保兴是如此，第一家纱厂振新也复如此。创业最难呵！

四部四磨的保兴粉厂，如果没有朱仲甫这位大股东及其官场关系，如果没有荣宗敬的决心和荣德生的实干苦干精神，是根本办不起来的。具备了以上条件是不是就能顺顺当当了呢？也不，还要历尽磨难！

保兴的引擎是重金聘请外国工程师安装的，由上海请来的杜技师进行协助。12月中旬试车，也不知是外国工程师没有指点清楚呢？还是杜技师不懂装懂？引擎开动不久，就把气缸盖打了个大洞！荣德生急请技工孙河虎接替，重新翻砂制作，耽误了整整一个月。这件事对荣德生是个深刻的教训，从此以后他建厂安装机器，只要中国人能做的，就一律不请洋人。

七折八腾已到了1902年（清光绪二十八年），保兴粉厂装修完毕，荣德生查过黄历，二月初八是黄道吉日，决定正式开机。贺客盈门，连摘去顶戴的孙知县亦到场了。具呈反对的绅士们虽已和解，却一个也没来。荣德生已经预感到，这是不祥之兆，这些人吃饱了撑得慌，一定还会刁难作梗的。

果然，流言蜚语又在无锡城中传开了。“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祭造，才竖起来的。”“机制面粉看着白，却没有营养，吃了会不消化的。”更有人有鼻子有眼地说：“保兴面粉有毒，某地某家姑娘吃了已中毒身亡……”中国有的是谣言世家。造谣不犯王法，却威力无比，可以使一个人身败名裂，更可致一家企业于死地！

保兴粉厂日产面粉300包。新麦登场，当时每石麦才2元3角，每包面粉50斤，用麦成本为6角；粉袋2角，工资、动力等开支合每袋4角，每包面粉总成本约1元2角。市面上洋粉每袋售价2元，从理论上说粉厂是有利可图的。然而，保兴用的是石磨，出不了二号粉，国产二号粉每包才售1元4角，三号粉1元3角，四号粉只售1元1角。平均每包只能赚1—2角，并无大利。而更要命的是，种种传言加上人们的保守思想作怪，由著名的拱北楼面馆率先表示：“机器面粉不如土粉，不可用。”各家点心店闻声附和，保兴粉销路不畅，开工不足一月，已积粉数千包。只有麸包倒还走俏，每担九角，农民在厂门口等着要。麸皮不是人吃的，不怕中毒。

市场是企业的生命。打不开销路，保兴粉只得在干面行掺入土粉内出售，价格比土粉还贱。年终结帐，虽未亏空，也无盈利，扯平。